

前美国女演员、模特萨拉·伯克



我是一名美国女性，出生在美国的心脏地带。和其他女孩一样，我成长在令人瞩目的大城市里，拥有令人羡慕的迷人生活。后来，我离开佛罗里达去了迈阿密南海滩，寻找迷人生活的热点地区。自然，我也做大多数西方女孩做的事情。我注重外表与魅力，自信比别人更具吸引力。我工作格外努力，成为私人教练，入住富人区，成为海滩常客，过上了奢华的生活。

但随着光阴的流逝，我的‘女性吸引力’只让我感觉到自我价值和幸福尺度在逐渐下降，我感觉自己沦为了时尚的奴隶，成为了外表的人质。

当自我价值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，我远离酒精和聚会，开始静思、行动并选择宗教。我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痛苦的折磨，并不是有效的拯救。只有与原来的生活方式分道扬镳才有可能彻底告别内心的痛楚。

女权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，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，我走到了十字路口，为深层改革和公正目标忙得不知所措。我加入新导师正在进行的运动，如选举革新，公民权利等。现在，我的新行动主义完全不同，已经不是选择性地号召争议，我知道，公正、自由、尊重等理想，本质上都是普遍的，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实际上并不冲突。我第一次知道“所有的人生来都平等”的真正含义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认识到，只有信仰才能统一人类的认识。

有一天，我读了一本书，它被西方世界消极地否定了，那本书就是《古兰经》。之前提起伊斯兰，让我想到的是遮盖，闺房，恐怖主义。在那之后，我被《古兰经》的内涵和风格吸引了，它的世界观，人生观，价值观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它还告诉我，人与创造者之间是不需要任何媒介就可以进行心灵沟通的，我还发现《古兰经》是有深刻洞察力的心灵演讲家，震撼心灵。

最终我找到了真理：我的新价值和行动目标不只是信仰伊斯兰，我还要像“原教旨”穆斯林一样安宁地生活。

我穿着美丽的长袍，带着漂亮的纱巾，自由自在地走在大街上。无法想象，几天前我还穿着所谓的文明服饰比基尼到处炫耀。商店，路人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只有我的心第一次体会到了安宁。我突然觉得身上的枷锁一下子被解开，肩膀上的担子没有了，我彻底解放了。曾经多么在意别人看我的神态，如今我多么自信快乐地漫步在大街上。也不用再浪费时间购物、化妆、染发、外出了。彻底自由。

我发现，最令别人“反感”的伊斯兰，愈加可爱特别了。

很快，官员政客、梵蒂冈牧师、行动自由论者、所谓的人权和自由主义者，纷纷利用媒体谴责盖头是对女性的压迫，阻碍社会和谐，埃及官员还称之为退步的象征。

面对一些政府对女性的压迫时，所谓的女权主义者纷纷起来捍卫女性权利，而当这些妇女因戴盖头被剥夺工作和教育的权利时，他们却视而不见！我突然发现了他们两面派的虚伪面目。

今天，我仍是女权主义者，但我是穆斯林女权主义者，我号召穆斯林姐妹竭尽所能支持自己的丈夫成为优秀的穆斯林，鼓励孩子成为正直的穆斯林，再次成为人类在黑暗时代的灯塔，劝善戒恶，说真话，反病态，为戴盖头的权利而呼喊，而战斗，用一切合法的方式寻求安拉的喜悦。更重要的是，把戴盖头的经验和体验分享给姐妹，让她们有机会理解我们爱上盖头的原因和盖头的真正含义。

女性有意无意地被世界各地媒体‘尽量少穿’的时尚冲击着。曾是非穆斯林的我，坚决维护女性戴盖头的权利，让人们了解它的价值，以及它给女性所带来的安宁和幸福。昨天，比基尼是我自由时尚的象征，从今往后，盖头则成为我精神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。

摆脱海滩的‘迷人’生活，让我幸福不已，我安宁地生活在安拉的庇护中，享受着可敬者拥有的一切。

盖头是女性解放，找到自我，确定目标，认清与造物主的关系的新象征。

我要对那些用丑陋的服饰换取伊斯兰端庄盖头的人说，你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失去什么。